

晉書

卷七十一之
七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95)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韋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貴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末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

於罔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罔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罔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獻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踟躕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舖糴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謬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

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玉旁收雄俊
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
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
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
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
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
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合
奇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
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
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
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鴻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
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寢極謹先白箋以
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
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
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
獲摧冰育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
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
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
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叟於糞壤形骸捐
於溝瀆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

之小生而感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入又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鶴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叅軍專堂文疏豫叅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叅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义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
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
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僕謁于
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
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
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
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
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列爲主簿時傳北陵
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
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哀卽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
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
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
也救社稷至義也邨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
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
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
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
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
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

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
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
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
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
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
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
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
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
故使義眾奉迎未舉履端二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
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

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蔡
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
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
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
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
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
琅琊國侍郎王鑿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
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及園陵
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
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

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
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
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
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
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
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會歿已平轉
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
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到可
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
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
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
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
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
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
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協
令威儀牽捽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
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
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
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
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食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甚二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疆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

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

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
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
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
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
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
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
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
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

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
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眾爲務敦至
石頭諷朝廷徵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
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
敦主簿終於郟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
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
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
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

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
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蓋
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
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入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
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
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
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
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
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
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
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迭死
之寇兵馱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
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
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
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
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
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
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

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鑿不遠可謂耆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

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

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
有違謬結日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
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
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
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日張
彥真以爲汝頽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頽日彥真與
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
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
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
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頽

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負清冲若得參嘉命必
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頽
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罔起義州遣頽將兵赴
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
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頽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
事典法兵二曹頽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
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
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凌
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
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

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
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
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頽議諸僚
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
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
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
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
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
功雖小亦皆依用頽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王
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

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
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大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
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已亥義格以權濟難
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
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
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
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頽以孤寒數有奏議
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
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
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

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洋能以濟宜開舉
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
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
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
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
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叅軍若有
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
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
大姓互相嫉妬說頽年老耳聾侃召頽還以西陽太守
蔣異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惔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
值歲饑惔菜蔬不饜母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惔藏匿軼
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叅軍遂歷顯位
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
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
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惔
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免遂停喪五
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惔備位大臣違

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爨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擻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

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
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
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
貞闇於所脩之慮本旣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
濟之道比之大廈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溫顏之距結
控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頹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
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
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違賴陳書干越孝文忠
寒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崧傳高明顏顯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
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
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
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
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擗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
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
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
黎將溷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
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
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
吏驚人白固固趨出口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
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
打相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
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嘘吸其鼻頭之馬起奮
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
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
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
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
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
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
復爲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
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

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入如木牛灰色卑脚脚類象曾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螿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沝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

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勳
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
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
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
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
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
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
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
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
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
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
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
卦得解之旣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
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并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
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
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
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
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
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

又去秋以來流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
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
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
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
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
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
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蠹戾之妖以益陛下肝
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
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
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
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
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
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
陽布惠使幽弊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
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
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
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
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
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
主未寧於上黔細未緝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

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暫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

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
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
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沍結冰此明天人之
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
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諸
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
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
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
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
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
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小况臣蒙珥筆朝末而
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
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
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
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
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
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
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
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
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

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
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
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
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
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
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
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德時乘
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
煩吝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
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見吾挺鋒驪驪軒髦祀
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規繁乎拔茅是以
水無浪土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
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輦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
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
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虺以騰鶩暴鱗
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
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
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
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
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

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
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
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
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
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
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爲悲
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聾螻
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
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
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
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
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膏傲
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
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
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
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
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
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
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
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

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寒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

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
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
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
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
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
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
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
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
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
神祇告譴爲國作責者則當克己脩禮以弭其妖不宜
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
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凌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
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
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
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
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頽
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
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
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
齋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止疏請

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
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
在婦閣使人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
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
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
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
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
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

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
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
爲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
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
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
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
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
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旣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
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
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

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
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
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
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
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
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
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
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
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
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
乘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
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
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
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
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
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
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
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
鵞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愷吳平
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
某局幾道擣菹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
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日擊而已各無所
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
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
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
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
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
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
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
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
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
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
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
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于寶深相
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
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
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
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
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
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
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
造化假我以至驚之騫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
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跋鼃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
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
哉夫樵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嬰
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
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地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
篚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
在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
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
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
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
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
較略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

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
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
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
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
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
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
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
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願析
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
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
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
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紉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
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
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
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
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
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
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
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
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絀奇冊府總百代之遺
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
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
爨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庾亮

子彬弟

義水

蘇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
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
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
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巽然自守時人皆

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
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
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叅軍預計華軼功封都
亭侯轉叅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
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
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
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
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顧遠矣
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
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
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
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
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
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鑒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
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
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
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國
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
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
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
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
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
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
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
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控控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盡
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

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
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後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
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
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
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
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
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
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
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
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
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
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
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美國族
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下咸
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
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
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

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二弟憚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雉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解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胤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頓首詔

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
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
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
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
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
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
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牢託况君臣之義道貫自然
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旣今恩重
命輕遂感過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
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
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
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
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
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
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
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
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
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
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關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
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

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
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
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
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
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
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
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
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
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至
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
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
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
亡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
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行冲人未有憑賴則天下幸
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
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
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
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末毛寶趙胤匡術劉

任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
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
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
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
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
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
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
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
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
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
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
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
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
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
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
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
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旣
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

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
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
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
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
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
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
懼而脩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
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
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
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登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
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
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
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
陵以武昌太守陳鄴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雲子午又
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
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
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
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
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王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

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過宥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二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云主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朱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

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
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
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
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
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
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義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
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
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
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
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
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
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况
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
豈待警言臣受恩弈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
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
多不載羲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
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
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况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詳擇全勝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巖為丹楊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秉辟不就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為功曹除暨陽令又為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 十二
以憚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
氏羌諸軍事憚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
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憚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
亮上疏曰憚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
同惡大數不多且憚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
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
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
糧運不繼詔憚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
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
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憚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
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
奏夔牙先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聞之曰
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餽江州刺史王允之
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
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
衛將軍諡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
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
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
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

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舍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武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恹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注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爨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

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管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威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臣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景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纁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機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今

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卅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等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情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旣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鳩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爽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

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大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輪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

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
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
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
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
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
兵都尉錢頴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
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
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
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
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
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
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
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
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
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
以偃僂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
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
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
公置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

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涓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翼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

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種穀草不充
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
容躡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
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
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
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
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
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
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
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覽
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
人之徵下採降佯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
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
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
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
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
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
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

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橈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水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季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迫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壽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瓚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彪司馬朱壽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旣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

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高
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
晉昵元規叅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指
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算璿粵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
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
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
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
晉政之不綱明矣懌之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
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
沙有勲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秦逾約居權戒盈
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晉書卷七十三終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綬	石康
豁弟祕	祕弟冲	冲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謙弟脩
徐寧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顯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一

名有人論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遂道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欬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固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陌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

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紿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冲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

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濫執
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
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
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
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濫命豁
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
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濫旣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
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
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叅軍桓熙討之而南陽
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豁與竟陵
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
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
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
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
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
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熙與序等
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
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
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

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
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
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及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
涓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
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
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
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
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廻神玄覽追
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
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
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
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
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敬
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
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
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有子二十人皆以石
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
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

虞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
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
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
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
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
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
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
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
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
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
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
石虔設計夜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
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
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
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
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
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
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
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金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

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微戍巴陵稚微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旣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湏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

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恠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

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符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傳歆之所殺

石康偏爲玄所親愛玄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討庾及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内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

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恥常待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眚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爲醴陵王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

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温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旣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人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旣代温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守

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
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
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
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臣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
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
未勦絕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
兵之上略况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
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
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
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
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
臣諮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泗漢庶仰憑正順
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
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
其懾懾皇威闕闕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
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
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
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
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
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

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
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諮
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
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
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
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
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
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廻
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
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
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
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
大江西接三峽若任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
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闔外輒
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
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
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
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
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
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

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遣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輜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輜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河北田稻拔六百餘户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

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諡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

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椽
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
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諡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弈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
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
篡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
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
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
罪戮念冲遺勳用悽于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爲善
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未嘉太守
駱驩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
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
書驍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叅軍轉司馬元興初朝
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於荆楚懼
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
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旣用事以謙爲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
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
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 十一
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
頗有功焉然而暗悞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
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
先是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
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
玄雖未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
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
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
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
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
涕遺惠投者一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
將軍王恭將伐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
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
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車而楊佺期已
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
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
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
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
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

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
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
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
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
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
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玄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
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郟人也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
入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
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輿縣彝
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
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
傳卽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
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
軫免胄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
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嗜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
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

選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并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弈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卷七十四終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相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問守靜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國寶

坦之子愷

愷子綬

承族子囑

袁悅之

庚記三十五年重修

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見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封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善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譚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將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

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旣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
靜毋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
年二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
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
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
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
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
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
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
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
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
疆胡陸梁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
當沂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
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
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闔闔之心

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
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
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虞弧之謠而成褒姒之
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
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
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爾
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
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
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
政清肅終日無事毋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
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
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
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
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
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
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
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
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
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

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未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

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

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鸞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

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
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狗教者衆故
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
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
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
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
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
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
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
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
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
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
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
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
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
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
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
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人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
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
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
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
我萬物用之而不旣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
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
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
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
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
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
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
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
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
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
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
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
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
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
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

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
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
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繆繆並
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
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且爽漢之霍
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
叅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
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
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理盡慮經安
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
舜之風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祥表奏帝納
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
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
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
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
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
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
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
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

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戒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人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

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採其根則玄指
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
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
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
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
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
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
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
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
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
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
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
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
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旣死
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
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楊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
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
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 十三
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
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
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
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
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
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
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
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
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

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
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
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
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
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
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
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
將軍王徽請國寶同譙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
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醖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

爲祭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
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
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
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
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
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
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
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卽位國
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
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叅管朝
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
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
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
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
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
旣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
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荆
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
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

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

見諸甯謂曰卿風流儻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大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蕭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弈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

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怵乘醉吊之婦父慟哭怵與
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
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
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
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
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
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
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旣極保身
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
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相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

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
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
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
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
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
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
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

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
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
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
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
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顓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
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
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
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
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
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尋卒官諡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
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
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
闋還都上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
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
見誅

祖台之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 七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
書行於世

荀崧 子 巖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頽羽
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
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爲必與頽
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
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
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
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
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
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
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
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
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
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勳進
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
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
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

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
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
會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
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二息序歿年
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顛國胤
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
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置周
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
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
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論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
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
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
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
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
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
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
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
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
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
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

卷之五 列傳 十八

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
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
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
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
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
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駘駘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
世之上摺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
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
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
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
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
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
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
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
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
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
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
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

或是在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許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議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侍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

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
殺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
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
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
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祿
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內外在
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
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
不懼扶持至尊繼緒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
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

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四名定闔楮而薨卒之日直
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
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
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
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
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
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
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脩復園陵將何
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

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
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
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
殺賊毋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
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
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
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
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
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旣到裒謂
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
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
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
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
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盡此鎮
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
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
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
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
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境騷動羨

討之擒騰盤逃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遂蕭鑑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泮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昱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

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叅軍從討郭默
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叅亮征西軍事
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
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
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
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
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
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
也又旣至之後桓宣當山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携貳
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
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
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
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
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
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
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
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
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
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變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
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土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

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
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
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
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
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
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
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
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
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在

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
請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
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
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
家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寧最知名
寧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
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
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
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

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沫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

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諂媚事
會稽王道子懼為寧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
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
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
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
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
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
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
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
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

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求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悞請出
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
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
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
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
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
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白人各有桑梓俗
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
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
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

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吏且
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
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
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
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
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
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
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
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
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
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
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
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
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旣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
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
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
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
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未日馳騫卒

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賞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

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
心州既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
建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
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
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
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
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
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
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
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
外觀四日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
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
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
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
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
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
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聖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
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
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

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搗登聞鼓乞恩
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
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
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
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
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
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
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
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
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
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
動關盛衰頌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
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居
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
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
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
期雖經學不及堅而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
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
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見粹
字純嘏侍中宏弟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
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
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
雖篳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
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
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
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
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
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
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
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
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
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
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
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責與王羲之雅
相友善郗愔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
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
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

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其
高自標直如此悛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
爲荊州悛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
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
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悛以爲必尅或問
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
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
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
禱家人又請祭神悛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
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
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悛流涕曰可謂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
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
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
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
悛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旣至悛處之下坐神意不接
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悛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
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悛延之上

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日遣之憑旣還船須臾悞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
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
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
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
斗中而柄尚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
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
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
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
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
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
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總
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
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
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
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
旨以爲是非旣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

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曠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

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坦之牆宇疑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松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颺直亮抗高
節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儁爽標置軼羣騰
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冲絕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旣豐其屋終蔀其家荀范令望金
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葳蕤青史

晉書卷七十五終

